

五月四日上午接到小京兄的电话，告知建贤兄已经仙去，遽然噩耗，简直不敢相信，数十日前在沪上相聚，晤言一室，高谈阔论，诸多妙言哲语尚浮在脑际，而今竟随着无常去了极乐世界。奇怪的是我一向好睡，往往一碰枕头便沉沉入睡，数十年如是，唯有一次沙匡世兄去世前夜，一夜未安，这回三日晚上亦不知何故，若有所思而不能思之，似有烦心又无事可烦，天既不闷亦未喝茶，辗转反侧一如前次，回想起来是不是一种心理感应，不得而知。

我与建贤相识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我在杭州书画社（西冷印社）工作，记得是柳曾符先生介绍来的，人文弱，言不俗，还带着一幅书法作品，说是请我指教，写的是沈尹默一路的行书，甚娟秀。我自工作始，与朋友往来，以书法定交，是时尚属首次。建贤属鸡，小我一岁，但学书甚早，早在六十年代初即在上海市青年宫上书法培训班，与周慧珺同学，亦是沈

尹默的高足，而我一九六四年才考入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书法本科，算来正规训练要早好多年，且意气风发，已经出道多年。后来随着《书法》杂志的创办，建贤为其编辑之一，再后来编辑出版《沙孟海书法作品集》《沙孟海真行草书法集》与《沙孟海论书丛稿》《沙孟海论书文集》，建贤是前两集的责任编辑（后两集是戴小京与方传鑫），沪杭之间，我来你往，接触更是频繁，了解益见深入。建贤之为人，正直敢言、率性天真，纯是文人作风，虽然某些不合时宜

的豪爽与义气，加上好酒善饮，给人以一种“名士派头”，但心宅却是十分宽厚的。正是这种“名士派头”，因其不韬晦、不随和，给人以距离，终是有碍于交游，却因其清高、狂狷，省心不少，少了不少虚境应酬，赢得时间与自由，耿介而独立。特别是提前退养之后，垂翼而居，困窘顿碍、“风光”不再，正因为“宽厚”两字，才赖以不忤不求、不亢不卑，孤高幽闲、深居简出，安然于案几，快哉于翰墨，专注于书，练形练气与练神；寄情于艺，求真求善与求美。将期有成，出一头地，个性已

一生凭道义
无处不春风
(张学良句)

吴建贤书



60多年过去了，原武警上海总队总队长潘其槐还经常怀念起洋河，除了洋河大曲外，还有发生在那里的战斗故事。

1943年7月，已在家乡江苏阜宁县天场乡潘岗村当民兵指导员的潘其槐报名参军，先到县独立营报到，过了几个月，他被编制到新四军部队，在新四军八旅八十四团一营一连当班长。

1948年初春，已升任副指导员的潘其槐，随部队由苏北挺进淮南地区，配合刘邓大军作战，连续打了几个胜仗后，转战淮北。距他们七八十里地，是江苏泗阳县，境内有个洋河镇，位于苏北运河线上。当时还是个很不起眼的乡镇，人口不多，全是土墙茅屋，风吹土沙起，一片破旧景象。记得有个不大的酒厂，简陋的厂房内摆着

数口大缸，有的埋在地下盛满了酒。驻守洋河镇的是国民党孙良城兵团步兵26团。在一个星斗满天的夜里，三十四旅按上级的指令，实施了对洋河镇之敌奔袭包围，准备歼灭敌人。拂晓前，我军已悄悄包围洋河镇。但进城后，大家觉得奇怪，怎么敌人一点也没有觉察呢？难道狡猾的敌人溜了？经侦察后得知，果然敌人一枪不发跑了。团部通知抓紧时间休息，等待命令。

天亮时突然有了敌情：镇东南方向一个土围子里有敌人。旅首长命令潘其槐所在的101团歼灭该敌。有仗打了，指战员情绪高涨。察看地形，又觉得情况异常，这个土围子不过一人高，就凭这么高起，一片破旧景象。记得有个不大的酒厂，简陋的厂房内摆着

豫园双清

东阳马生

沈恩是弘治年间进士，曾任四川布政使。潘恩是嘉靖年间进士，也任四川布政使，后升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。沈恩自四川致仕还乡，在今豫园之东营造宅第养老。七十余年后潘恩也告老回家，次子允端建豫园供乃翁颐养天年。因庭园很小，从西邻沈氏子孙手中购得宅基扩建，园中慈保堂、父母其顺堂等处，就是沈家故址。民间传说：沈恩营建之初，宅第豪华。一夕梦见有人送匾来贺，上书误沈为潘字，大怒。醒来在门前见一学童姓潘，潘上竟是学名潘恩。沈暗自沉吟，若有所悟：“宅未完工，已有新主，我是在为他人瞎操心了。”立命家人“压缩规模”，草草收工。事属不经，但也可为今之营造豪宅铺张靡费者戒。

沈恩在世时勤政爱民，与权阉刘瑾有过斗争一度蒙冤削职；潘恩不畏权势，先后参劾残害人民的徽、伊二藩，有铁面御史之称。一个豫园，出过两个清官。

见张扬，笔法亦趋精湛，境界正待升华，奈何天妒其才，有忌英杰，此妙未极，中道而息！建贤书法正草并运，其正书法度严正，早期受沪上风气所染，从二王入手，偏重唐楷，于欧、褚得力最多，欧骨褚气是他的童子功夫。其后旁涉徐浩，以补体势，综合运用，深入唐人三昧。其草书气势雄逸，初师沈尹默，复仿王觉斯，后追米元章，对其“刷笔”体会尤深。七十年代服膺先师沙孟海，心仪其奇肆雄秀、笔挟风雷之体势，遂学其所学，转攻黄道周、倪元璐一路，再参入吴昌硕篆法，终于悟得自身笔法，渐开新境。建贤能工能放，工放全能，工能真书包括蝇头小楷，放能大草狂逸有盈丈之势。曾见其当众挥洒，转受之激励，我亦受之；建贤闻之学问，我亦闻之；建贤悟之根性，我亦悟之。同声自然响应，同类势必道从，恰同学少年，书生意气，日夕相与，虽无西窗剪灯之思，亦有夜雨对床之眠，酒后茶余作秉烛夜游更是常事。

我忝列沙氏门墙，虽先进为大，建贤亦折节以兄相待，然求其道德文章，即使仅以师道之尊、传承之诚、侍问之善而言之，反见后来居上，闲来思及未尝不流汗而惭愧也。相视而笑，宛如昨日，交臂之悲，今焉已失。天意其欺，岂能无憾；人望其重，亦可无恨。高山流水，知音尚在，逸笔草书，以祭建贤。呜呼哀哉，尚飨！



上海市、徐家汇二地曾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同时发现明代名宦沈恩、潘恩二墓遗址，并称为文物普查工作为两大成果。异闻也。沈恩是弘治年间进士，曾任四川布政使。潘恩是嘉靖年间进士，也任四川布政使，后升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。沈恩自四川致仕还乡，在今豫园之东营造宅第养老。七十余年后潘恩也告老回家，次子允端建豫园供乃翁颐养天年。因庭园很小，从西邻沈氏子孙手中购得宅基扩建，园中慈保堂、父母其顺堂等处，就是沈家故址。民间传说：沈恩营建之初，宅第豪华。一夕梦见有人送匾来贺，上书误沈为潘字，大怒。醒来在门前见一学童姓潘，潘上竟是学名潘恩。沈暗自沉吟，若有所悟：“宅未完工，已有新主，我是在为他人瞎操心了。”立命家人“压缩规模”，草草收工。事属不经，但也可为今之营造豪宅铺张靡费者戒。

沈恩在世时勤政爱民，与权阉刘瑾有过斗争一度蒙冤削职；潘恩不畏权势，先后参劾残害人民的徽、伊二藩，有铁面御史之称。一个豫园，出过两个清官。

直容不得半点马虎，加上心急耳聩，电话不便，每每一有想法，便立刻询问，每事询问，则立等回声。建贤总是不嫌其烦，及时回答，未见稍作延缓，有时电话不便，书信亦未能详尽，即走马来杭，面陈垂询，从不粗浮，且执弟子礼，毕恭毕敬，便中问学。侍问者如撞钟，不叩不鸣，多叩多鸣，大叩则大鸣。先师喜其殷勤，好其善问，无论书法篆刻、文字考古，集内集外甚至生平仕履、师友交游包括师事吴昌硕、冯君木，同学朱复戡、王个穆诸轶事趣闻，随浅随深，有问有答，百问不倦，谈到高兴处，灿灿然如清闲老人讲古事，其萧散飘逸几异常人。沙先生之信任与关爱亦尽在其中矣！

我叨陪末座，亦一同获益，建贤受之激励，我亦受之；建贤闻之学问，我亦闻之；建贤悟之根性，我亦悟之。同声自然响应，同类势必道从，恰同学少年，书生意气，日夕相与，虽无西窗剪灯之思，亦有夜雨对床之眠，酒后茶余作秉烛夜游更是常事。

我忝列沙氏门墙，虽先进为大，建贤亦折节以兄相待，然求其道德文章，即使仅以师道之尊、传承之诚、侍问之善而言之，反见后来居上，闲来思及未尝不流汗而惭愧也。相视而笑，宛如昨日，交臂之悲，今焉已失。天意其欺，岂能无憾；人望其重，亦可无恨。高山流水，知音尚在，逸笔草书，以祭建贤。呜呼哀哉，尚飨！



俗，说他满脑子好莱坞梦工厂的胶冻眼泪，说他娶了摄影家Inge Morath之后合作出版的几本图文游记简直咖啡茶几装饰书，说他一生铁不起心肠写一本境界再高的作品。“可是，”老谢说，“我倒记得哈佛和牛津都颁过荣誉博士学位给米勒。我看那是应该的，文学殿堂上的misfit始终是蛮可爱的！”

老谢还说，我旧金山的老朋友简妮也许记错了，米勒写《推销员之死》不是在纽约的Grace Court，是在康涅狄格州偏僻山乡的木头房子里：“那是一九四八年的春天，他带着剧作的腹稿跑到山上埋头去写，只花六个星期就写出了《推销员之死》！”简妮早年给我的信上明明是那样写的，老谢一说，我好奇找出《The Oxford Illustrated Literary Guide to the United States》一查，简妮没错，是31 Grace Court。再找出《推销员之死》一翻，老谢也没错，那本企鹅经典版的封底说是康涅狄格州。

阿瑟·米勒是个很可争议的人物。老谢朋友说的那些咖啡茶几装饰书我也有些印象：那本《In Russia》和《In the Country》我旅居英伦那些年看过；《Chinese Encounter》和《Salesman in Beijing》是上世纪80年代我留意英若诚的才情和中國大陸话剧活动的时期找来读的。那时候中外报刊上都登了消息说米勒到北京导演中文版《推销员之死》，英若诚演主角Willy Loman。

那些装饰书其实并不那么难看。老谢把他的换洗内衣袜子扔给他，又说：“不许逼我，什么是效果啊？”

“效果……哈哈哈哈哈效果？你考我，效果就是能制作出音响的器物。譬如，筐箩里滚黄豆呈雨声，敲打铁皮可得雷响，两个竹节底相碰可得马蹄声……小妹，幸亏你急性子，看到我的信就来了。若等到剧团招生时再来报名，真未必考得进哩！”

第二天早上9时起，吴仞之就提溜着我满台转。……双人同行脚踏车一辆，S型双人沙发一座，旧棉被一床、旧褥子一床、六面镜梳妆台一具……吴先生停下来看我写，问：“来得及吗？”

我答：“来得及，来得及。”其实我只能潦草记下。我想：午休时，我去南京路，有文具店，我去买两个同样的簿子，还有米达尺。

晚上，回到亭子间，我对大哥说：“今晚你上床，我要在小书桌上誊清登记本，这是上职的财产啊。”哥哥：“吴导让你誊清的？”

“没有。我想我什么也不懂，什么也不会做，就混进剧团。只有事事认真，什么都肯做，就是没经过考试，也是有活干的。即便正式考试时若不及格，也不见得把我刷了。比你写得清楚。”我把他的换洗内衣袜子扔给他，又说：“不许逼我，什么是效果啊？”

“效果……哈哈哈哈哈效果？你考我，效果就是能制作出音响的器物。譬如，筐箩里滚黄豆呈雨声，敲打铁皮可得雷响，两个竹节底相碰可得马蹄声……小妹，幸亏你急性子，看到我的信就来了。若等到剧团招生时再来报名，真未必考得进哩！”

尽管敌人如此狡猾，也只能得意一时，绝对阻止不了洋河的解放。部队再次攻击前，组织火力轰击扫射，力求摧垮围子和暗堡。冲锋号刚响，突击队的同志们跨越土围，跳下壕沟，架起梯子，勇猛攀登。冲在最前头的三班班长谷长富，刚上围顶，就被敌人的刺刀刺中头部，从队员头上滚落下来，鲜血如雨淋一般。看到战友惨遭杀害，战友们眼睛都红了，潘其槐在梯子中间高喊：“为战友报仇，冲上去消灭敌人！”“冲啊……杀啊……”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，突击队员杀声大震，一下子就突入敌阵。队员们灵活机动，利用敌人暗堡间的射击死角，充分发挥手榴弹的威力，一个接一个掷入敌堡，浓烟和弹药味从暗堡向外喷出，身边的暗堡已停

故交老谢长住美国，上星期在网上读了我写的Arthur Miller来电话说：六七十年代他相识的好几位美国学者对阿瑟·米勒确实心存偏见，说他媚俗，说他满脑子好莱坞梦工厂的胶冻眼泪，说他娶了摄影家Inge Morath之后合作出版的几本图文游记简直咖啡茶几装饰书，说他一生铁不起心肠写一本境界再高的作品。“可是，”老谢说，“我倒记得哈佛和牛津都颁过荣誉博士学位给米勒。我看那是应该的，文学殿堂上的misfit始终是蛮可爱的！”

老谢还说，我旧金山的老朋友简妮也许记错了，米勒写《推销员之死》不是在纽约的Grace Court，是在康涅狄格州偏僻山乡的木头房子里：“那是一九四八年的春天，他带着剧作的腹稿跑到山上埋头去写，只花六个星期就写出了《推销员之死》！”简妮早年给我的信上明明是那样写的，老谢一说，我好奇找出《The Oxford Illustrated Literary Guide to the United States》一查，简妮没错，是31 Grace Court。再找出《推销员之死》一翻，老谢也没错，那本企鹅经典版的封底说是康涅狄格州。

阿瑟·米勒是个很可争议的人物。老谢朋友说的那些咖啡茶几装饰书我也有些印象：那本《In Russia》和《In the Country》我旅居英伦那些年看过；《Chinese Encounter》和《Salesman in Beijing》是上世纪80年代我留意英若诚的才情和中國大陸话剧活动的时期找来读的。那时候中外报刊上都登了消息说米勒到北京导演中文版《推销员之死》，英若诚演主角Willy Loman。

那些装饰书其实并不那么难看。老谢把他的换洗内衣袜子扔给他，又说：“不许逼我，什么是效果啊？”

“效果……哈哈哈哈哈效果？你考我，效果就是能制作出音响的器物。譬如，筐箩里滚黄豆呈雨声，敲打铁皮可得雷响，两个竹节底相碰可得马蹄声……小妹，幸亏你急性子，看到我的信就来了。若等到剧团招生时再来报名，真未必考得进哩！”

第二天早上9时起，吴仞之就提溜着我满台转。……双人同行脚踏车一辆，S型双人沙发一座，旧棉被一床、旧褥子一床、六面镜梳妆台一具……吴先生停下来看我写，问：“来得及吗？”

我答：“来得及，来得及。”其实我只能潦草记下。我想：午休时，我去南京路，有文具店，我去买两个同样的簿子，还有米达尺。

晚上，回到亭子间，我对大哥说：“今晚你上床，我要在小书桌上誊清登记本，这是上职的财产啊。”

哥哥：“吴导让你誊清的？”

“没有。我想我什么也不懂，什么也不会做，就混进剧团。只有事事认真，什么都肯做，就是没经过考试，也是有活干的。即便正式考试时若不及格，也不见得把我刷了。比你写得清楚。”我把他的换洗内衣袜子扔给他，又说：“不许逼我，什么是效果啊？”

尽管敌人如此狡猾，也只能得意一时，绝对阻止不了洋河的解放。部队再次攻击前，组织火力轰击扫射，力求摧垮围子和暗堡。冲锋号刚响，突击队的同志们跨越土围，跳下壕沟，架起梯子，勇猛攀登。冲在最前头的三班班长谷长富，刚上围顶，就被敌人的刺刀刺中头部，从队员头上滚落下来，鲜血如雨淋一般。看到战友惨遭杀害，战友们眼睛都红了，潘其槐在梯子中间高喊：“为战友报仇，冲上去消灭敌人！”“冲啊……杀啊……”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，突击队员杀声大震，一下子就突入敌阵。队员们灵活机动，利用敌人暗堡间的射击死角，充分发挥手榴弹的威力，一个接一个掷入敌堡，浓烟和弹药味从暗堡向外喷出，身边的暗堡已停

止射击，七连班长童中趁机一跃而起，勇敢地单身冲入碉堡，有七八个尚未炸死却被硝烟呛糊涂了的敌人，见到不怕死的童中手持汤姆枪冲了进来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连忙缴枪投降。在突击队冲入敌阵的同时，担任攻围子的指战员都从四面八方爬进围子，很快结束了战斗。击毙了上校刁队长在内的一百多名敌人，其余的全部生俘。

六十多年过去了，如今的洋河镇已经新楼幢幢，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。洋河名酒更是名扬中外，香飘万里。可是，每当潘其槐端起盛着洋河酒的酒杯时，还会想起当年解放洋河镇的激烈战斗，怀念血战沙场、长眠在那里的许多战友。

多年后，宣传标语仍然依稀可见。

到哪里去。老谢说，美国那些不喜欢米勒的人骂的是他越老越保守，跟官方文教部门交情越深厚，连那些旅游书都抱着大美国意识在迷惑远近邦国。塞满政治居心的阴暗角落偶然翻翻很有趣，英若诚好像也给揭发过一些很隐蔽的作为，悄悄流传了一下也都过去了。

当年替美国新闻处翻译《推销员之死》的姚克上半辈子也让政治纠缠过几下。天生是个单纯的文人学者，鲁迅的忘年交，早岁跟中共之友Edgar Snow合作选译过鲁迅的作品，后来写的一出《清宫秘史》掀起大陆上的一场批判风云，遐迩闻名。老谢说他没看过姚先生的翻译，揶揄我偏心乱捧。真巧，前几天老战友戴天在专栏里抄引的那两句译文就够祛疑了。

剧本第一幕开笔说：“A melody is heard, played upon a flute. It’s small and fine, telling of grass and trees and the horizon.”姚克译文：“横笛吹来幽雅的曲子，诉说着芳草、佳树和天涯”。大陆译本：“一只笛子独奏曲悠扬可闻。笛声细弱，娓娓动人，表达出草木和天地的自然情景”。剧本收尾一句说：“Only the music of the flute is left on the darkening stage as over the house the hard towers of the apartment buildings rise into sharp focus.”姚克译文：“渐暗的舞台上只剩下横笛的余韵，但见房子的上空，笔削的公寓高楼耸峙得更峻幟”。大陆译本：“只有笛声还萦绕在逐渐暗下来的舞台上，这时公寓高楼巍然耸立，团团围住这所房子”。

姚先生中学西学修养饱满，出手漂亮，字字都掂量过，套戴天一句口头禅：“绝不跟你开玩笑的”！

第二天早上9时起，吴仞之就提溜着我满台转。……双人同行脚踏车一辆，S型双人沙发一座，旧棉被一床、旧褥子一床、六面镜梳妆台一具……吴先生停下来看我写，问：“来得及吗？”

我答：“来得及，来得及。”其实我只能潦草记下。我想：午休时，我去南京路，有文具店，我去买两个同样的簿子，还有米达尺。

晚上，回到亭子间，我对大哥说：“今晚你上床，我要在小书桌上誊清登记本，这是上职的财产啊。”

哥哥：“吴导让你誊清的？”

“没有。我想我什么也不懂，什么也不会做，就混进剧团。只有事事认真，什么都肯做，就是没经过考试，也是有活干的。即便正式考试时若不及格，也不见得把我刷了。比你写得清楚。”我把他的换洗内衣袜子扔给他，又说：“不许逼我，什么是效果啊？”

“效果……哈哈哈哈哈效果？你考我，效果就是能制作出音响的器物。譬如，筐箩里滚黄豆呈雨声，敲打铁皮可得雷响，两个竹节底相碰可得马蹄声……小妹，幸亏你急性子，看到我的信就来了。若等到剧团招生时再来报名，真未必考得进哩！”

尽管敌人如此狡猾，也只能得意一时，绝对阻止不了洋河的解放。部队再次攻击前，组织火力轰击扫射，力求摧垮围子和暗堡。冲锋号刚响，突击队的同志们跨越土围，跳下壕沟，架起梯子，勇猛攀登。冲在最前头的三班班长谷长富，刚上围顶，就被敌人的刺刀刺中头部，从队员头上滚落下来，鲜血如雨淋一般。看到战友惨遭杀害，战友们眼睛都红了，潘其槐在梯子中间高喊：“为战友报仇，冲上去消灭敌人！”“冲啊……杀啊……”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，突击队员杀声大震，一下子就突入敌阵。队员们灵活机动，利用敌人暗堡间的射击死角，充分发挥手榴弹的威力，一个接一个掷入敌堡，浓烟和弹药味从暗堡向外喷出，身边的暗堡已停

止射击，七连班长童中趁机一跃而起，勇敢地单身冲入碉堡，有七八个尚未炸死却被硝烟呛糊涂了的敌人，见到不怕死的童中手持汤姆枪冲了进来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连忙缴枪投降。在突击队冲入敌阵的同时，担任攻围子的指战员都从四面八方爬进围子，很快结束了战斗。击毙了上校刁队长在内的一百多名敌人，其余的全部生俘。

六十多年过去了，如今的洋河镇已经新楼幢幢，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。洋河名酒更是名扬中外，香飘万里。可是，每当潘其槐端起盛着洋河酒的酒杯时，还会想起当年解放洋河镇的激烈战斗，怀念血战沙场、长眠在那里的许多战友。

多年后，宣传标语仍然依稀可见。

